

清代书画家金农生活圈变迁述考 ——以金农行迹为研究对象

王昊杰*

摘要：金农书画以古奥奇崛著称，主要受性格、取法、生活环境、创作心态等因素影响。金农一生命途多舛，行迹曲折。本文通过依次考察金农早年门庭殷阜、问道吴门的行迹变迁、壮年应征博学鸿词科的行迹变迁、晚年鬻书画于扬州的行迹变迁，以此来论述行迹变迁对金农书画创作嬗变之关键作用。

关键词：金农；漆书；行迹变迁；扬州八怪

A Study on the Shifts in Jin Nong's Social Circles as a Qing-Dynasty Calligrapher and Painter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Jin Nong's Life Trajectory

Wang Haojie

Abstract: Jin Nong'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e celebrated for their archaic, unconventional and rugged style, shaped mainly by his temperament, artistic references, living environment, creative mentality and other factors. Jin Nong led a frustrated life with tortuous life trajectories. By examining the shifts in his life experience in three phases—his early years born into a wealthy family and pursuing learning in Wu Region, his middle age responding to the Erudite Ci Poetry Examination, and his later years sell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in Yangzhou—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ivotal role of shifts in life itinerary in the evolution of hi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reation.

Keywords: Jin Nong; Lacquer Calligraphy; Shifts in Life Itinerary; the Eight Eccentrics of Yangzhou

版权 © 2026 归作者及香港致源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本刊遵循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 (CC BY - NC 4.0) 开放获取。

详情请参阅：<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金农 (1687—1763)，字寿门、司农，别号颇多，大致分为籍贯家世、创作心境、寓居扬州、禅宗影响四类。如曲江外史、稽留山民体现桑梓籍贯；冬心先生、金吉金表达澄怀寄艺；龙梭旧客、昔耶居士抒发倦旅追昔；新出家庵粥饭僧、如来最小弟强调素心向禅，尤以冬心先生最为常用。金农一生嗜奇

好古、遍游天下，为扬州八怪之首，我们从其众多别号中，亦可窥见他不同的行迹产生不同的审美取向与人生追求，那么生活环境的变迁是如何浸润金农的创作心境？不同的人生境遇又是如何影响金农的创作取向？本文将以金农早年、壮年、晚年的三次行迹变迁为例展开研究。

* 王昊杰 (2000—)，男，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书法史。

一、早年门庭殷阜、问道吴门的行迹

据金农《冬心先生集》云：

予复性幽篁，少耽索居味道之乐。有田几稜，屋数区，在钱塘江上。中为书堂，面江背山，江之外又山无穷……群欲褰裳涉波，昵就予者。于是目厌烟霏，耳饱澜浪，意若有得，时取古人经籍文辞研披，不间昕夕。会心而吟，纸墨遂多，然犹不自嫌。^[1]

从中可知，金农天性幽深旷远、不慕尘俗，年少时以潜心修学为乐。在钱塘江畔，有良田几亩，房屋数间，家境非常丰裕。中间的书堂直面钱江而背倚青山，临窗远望，名山诸峰尽收眼底，此时烟霞浩渺、江涛奔涌，时常取古人的经典文章，潜心研读，昼夜不停。每每有得，便加吟咏，于是诗词文章日渐增多，但仍不敢矜己自封，可见家道昌阜给金农营造了优渥的读书环境，使得金农顺利完成了早期厚重的学术积淀，为后期被荐应征博学鸿词科、晚鬻扬州奠定基础。

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十岁的金农到萧山拜访清代著名学者、诗人九十一岁的太史毛奇龄，又前往山阴，探访大禹遗迹，并作九言诗，毛太史读罢极为赞叹，向众宾客称赞道：“吾年逾耄耋，景迫崦嵫。忽睹此郎君，紫毫一管能癫狂耶！”^{[2]194}毛太史表示自己垂垂老矣，得见少年金农挥毫写下如此雄放洒脱、超逸绝尘的文字，对少年金农激赏不已。

翌年，问道于吴门何焯家塾，此时二十一岁的金农正式师从何焯。何焯（1661—1772），字屺瞻，号义门，江苏吴县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授编修，书宗魏晋，又长于金石鉴别，与笄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清初帖学四大家。受老师何焯的影响，金农亦醉心金石，沉酣碑版。厉鹗在《金寿门见示所藏唐景龙观钟铭拓本》有诗曰：

嗜古金夫子，贪若笼百货……便续《金石录》，明诚不是过。^{[2]195}

厉鹗的题诗足见金农对金石碑版博搜广集、嗜古情深，金农在诗中也表明自己笃嗜金石文字：“圣唐与神汉，文字古所敦。吉金贞石志，辩证蒐株源。”^{[3]6}

他在自己的别号中更是强调，如“金吉金”、“金牛湖上金吉金”、“百二砚田富翁”等，吉金是所有钟鼎彝器的统称，他直接以此为号，更见其对金石文字的由衷热爱。

何焯对颜真卿书法极为崇敬，曾跋曰：“鲁公用笔最与晋近，结字别耳。”^[4]何焯认为颜真卿用笔上继承了晋人的精髓，在结字造型方面又能自出机杼、不落俗格。清初受康熙帝慕赏“赵董”（赵孟頫、董香光）的缘故，群臣皆效仿之，进士出身的何焯自是雅好二王法脉，徇师何焯的教诲，金农学书便是从颜入手而后追王的。康熙五十四年秋（1715），金农二十九岁，厉鹗拜访金农，金农大喜，二人共同雅赏金农旧藏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米芾《颜鲁公祠堂碑》拓本，之后金农以近期书作相示，厉鹗有诗评曰：“堂堂小颜公，颇喜究奇怪。波澜缩迢迢，接待记仙话。”^[5]可见青年金农的书法恰似年少的颜真卿，结字端庄雄健，用笔纵横波澜，另外，其嗜奇好古、不与人同的学书理念在青年时代已见萌芽。

二、壮年应征博学鸿词科的行迹

自清康熙十八年（1679）至清乾隆元年（1736），清代先后举行两次博学鸿词科。博学鸿词科为清代科举考试“制科”，是皇帝为专门选拔学贯古今、淹通隽逸的应用型文书人才而临时设置的特科，简称“鸿博”科，与定期举行的进士科并列，由皇帝下诏亲自主持考试，既面向已为官者，又允许各地向中央荐举学问渊博、文辞清隽的秀才与布衣。文闱之果绩分三等，一、二等及第登科，入仕翰林院，分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职。康熙十八年鸿博科正值三藩作乱之际，考试内容十分简易，仅察诗、赋两科，一、二等共取士50人，旨在笼络士人、招怀故老、协和满汉；乾隆元年鸿博科举行于乾隆皇帝登基伊始，意在恪承雍正皇帝遗志，完其未竟之政，考试内容较之前者则更加深奥难穷，同时考察诗、赋、论、策四门，一、二等共计取士15人，补录仅取4人，可谓非常严苛。

雍正十三年（1735），金农四十九岁，吴兴知县裘鲁青素来雅重金农，为之荐达节钺大夫帅念祖，以应鸿博之选。金农诚惶诚恐、作文婉拒：

农草茅下土，夙鲜承名胶庠，躬辞衿带，非敢自放……农自授命以来，涕因感集，从容自问进退为难。伏闻天子搜奇岩穴，盖非特崇信虚声而已……设复问以十家年之历谱，十、九事之祥瑞，记成周山川之图，作西陲地理之序，书同三籀之亡，手有五斤之重，欠伸张目，默塞低头，不免倒绷，终于曳白，一遭垂翅，可胜噬脐。^{[2]218}

面对裘鲁青的荐举金农却表示“躬辞衿带”“进退为难”，并假设考试若考察历朝祥瑞典故、西陲疆域，自己则手足无措、默然僵立，只能上交白卷，一旦失败受辱，必将追悔莫及。是年，雍正皇帝驾崩，博学鸿词科因此中辍。

乾隆元年（1736），金农五十岁，乾隆帝秉承雍正遗志下诏再开鸿博，时任归安令的裘鲁青再次举荐金农于节钺大夫，金农欣然应征。《冬心先生续集》亦有诗描绘金农为应征而发奋苦读的心境：

先民隐于牧，羊豕亦同群。读出善解书，五下何苦勤。一荐凿坏遁，交辟毁车焚。果然楮山老，不失为征君。^{[3]87}

足见金农一边苦读不怠、一边对入仕还是归隐进退难决的矛盾心理。关于此次应征鸿博金农所做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金农到京后住樱桃斜街，应试前曾先与师兄徐葆光一同拜谒时任刑部尚书的张照：

乾隆元年，应举至都门，与徐亮直翰林过张司寇宅。司寇出观赵王孙墨梅小立幅，冷香清艳，展视撩人，大似予缙尘浣素衣也。^{[3]87}

张照（1691—1745），字长卿，书法以董其昌入，后上追颜鲁公雄浑跌宕之姿，为清代馆阁体代表书家。徐葆光（1671—1740），字亮直，号二友老人，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雅擅翰墨，诗书俱佳。徐葆光与张照曾同在翰林院共事，更有徐、金二人同为何焯高足，何焯年长张照三十岁，张照初到京时声名未扬，其书作却受到何焯的大加赞誉，而

此时的何焯早已名满京师，张照之子张应田在其父谥文中记曰：

初先大夫六七岁便学作擘窠大字，临古名迹……翰林何公焯负宿望，不轻许可，独爱先大夫诗，以为天才，每索书粘壁间吟讽不置。^[6]

备受士林推重且不轻许可的何焯，对初出茅庐的张照诗书倍加称许，足见何焯对后学张照的深为器重，也流露出前辈大师对青年俊彦克成大器的殷殷期盼。张照早年因受何焯的嘉勉大恩，出于对已故前辈的敬慕与追怀，当徐葆光与金农到府拜谒时，张照欣然拿出珍藏多年的赵孟頫墨梅真迹，与二人一同雅赏。而金农依托先师何焯的前恩，自是顺利得到张照的推许，面对即将开考的鸿博科起码是心稍慰矣。

奈何世事多乖，常违初意，等到博学鸿词科阅毕放榜金农未登科第，清朝名士蒋宝龄对金农的才学风骨激赏不已，有诗赞曰：“百年大布衣，三朝老名士。”^[7]作为“三朝老名士”的金农对此次应征鸿博毅然自励，从自身的砥志攻读，再到拜谒公卿，都做出了诸多努力，本应荣登甲第，为何功名未就呢？

考其所以，清人吴锡麒称其：“造怀复远，蓄韵幽微。如清夜九霄，落鱼山之梵；如深雪万嶂，品雷威之琴……”^[8]张照则评其曰：“昨见君《风氏园古松歌》，病虎痴龙，造语险怪，苍髯叟近虽摧伐，更想诗人不易逢也。”^{[3]7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指出金农“书画皆以奇逸自喜，诗亦如之”^[9]。

综上所述，金农诗、书、画三艺相融，皆以清标高致、造境奇崛自成一格，奈何其清冷拔俗之风骨与鸿博科的品评标准截然不同。早在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即降谕内阁，颁布鸿博科的选拔标准：

朕延揽维殷，闢门吁俊，敦崇实学……宜有品行端醇，文才优赡，枕经藉史，殚见洽闻，足称博学鸿词之选者，所当特修旷典，嘉与旁求。^[10]

而乾隆元年的鸿博科在殿试环节更是一改前制，不仅考察应召之士的文辞工拙，而且加试应召之士对六经诸史之学是否能洞彻精微，大臣吴元安就曾上书

乾隆皇帝：

博学鸿词，原非以记问夸多、词章竞艳者也……是经史者，人品之模范，即为学问之渊源，必融会熟习于胸中，自学为有用之学，而言亦有用之言。^[11]

从雍正皇帝的谕旨、吴元安的奏请可知，博学鸿词科选拔人才的标准有二，一为品行端醇、文才优赡，二则强调淹通经史、析理入微，显然金农性耽幽怪、雅嗜殊异的风格与鸿博科的品评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得知金农未第后，张照亦曾对金农做过回访，出于对何焯的感念，张照亲自举荐金农去曲阜为孔庙创作五经，金农在《冬心先生续集·自序》中也有记述：

君善八分，遐陬外域，争购纷纷，极类建宁、光和笔法，曷不写五经以继鸿都石刻，吾当言之曲阜上公请君，君不吝泓颖之劳乎？^{[3]79}

北上科场失意对金农打击重大，他在张照举荐去曲阜创作五经时作《谒孔庙长歌》直抒胸中块垒：

八月飞雪游帝京，栖栖苦面谁相倾……十月坚冰返堠程，得行便行无阻行。小车一辆喧四更，北风耻作鸱旦鸣。人不送迎山送迎，绵之亘之殊多情……^{[2]221}

“十月坚冰返堠程，得行便行无阻行。”抒发金农在经历鸿博科落榜之后已然是一身轻快，至此没有功名牵绊，再无挂碍。“人不送迎山送迎，绵之亘之殊多情。”更是表达金农对人情冷漠的释然，相较之下山水有情、天地为伴，金农以自然为知己，远胜人间势利。

三、晚年鬻艺谋生方面的行迹

金农身为文士，于生计本无长策，北上应征落第，衣食顿失所依，况其已入暮年，少时富庶家资亦早耗散殆尽，生计迫蹙，前所未有的。金农在过山东时所作《鲁中杂诗》也有诗句描绘当时之困顿景象：“雪里絺衣客断炊，佯狂何以给朝饥。”^{[2]221}诗中金农贫寒交困，故作狂放。所以，维持生计是金农的当务之急，他从曲阜归来立刻就到扬州鬻书画以自给。

在科场失意前金农每游扬州皆是以诗人身份，以

文会友。比如康熙六十年（1721），金农三十五岁，于首春出游扬州，以其诗集《景申集》为媒，聚扬州诸贤，广陵名士谢前羲秀才阅《景申集》后评道：“吾目光如炬，不轻让第一流，何来狂夫，夺吾赤帟。”^{[2]220}大文豪余元甲读罢金农诗作后，同样甘拜下风，叹之曰：“此金鳌顶上人也”。^{[2]220}通过以上两位扬州鸿儒对金农诗作的盛赞，不难看出青年时期的金农，每游扬州均以文儒之身，因诗雅聚扬州俊彦。

但在乾隆二年，金农已不再为文人之身所囿，而是陈佳作于市井，公开兜售：“予今年学画竹，竹之品与松同，总要在象外体物之初耳。叟已骑箕天上，予则吹簾市中，相感更多叹息也。”^{[3]262-263}“予则吹簾市中”直接表明金农公诸市肆，坦然谋艺。

此外，面对藏家雅士金农态度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其与艺林主顾往来书信中清晰可见：

松源兄弄月莲花沟诗……卒翠林匾额，乞示尺寸，字之大小，亦须面商。^{[2]237}

送画册后，索取润笔。又旬日矣，今友何故迟迟乃尔也。刻下有急用，令友处一时既不能应手，尊处转挪数金，俟令友将意时除算可也。^{[2]237}

笔客即刻起身登舟。笔价三钱，望付来手。怀素自序稿，便中亦望检付。^{[2]238}

根据信中所记，金农已经彻底摆脱一般文人的矫情自饰、扭捏作态，他会积极询问藏家所需尺寸与字体大小，而且主动索要润资以济燃眉。

金农还敏察商势，善因市需而更易画题。其初鬻扬州，先以画竹自给：

予初画竹，以竹为师，继又画江路野梅……又画东骨利国马之大者，转而画诸佛，时时见于梦寐中，三年之久，遂成画佛题记一卷，计二十七篇。^{[12]106}

乾隆十八年（1753），郑板桥因为民请赈而忤逆上差，遂被罢官。丢官后的郑板桥返回扬州售书鬻画，因为郑板桥是进士出身，又有在山东为官的经历，尽管职微七品，却为官清正、体察民情，所以万民称颂、百姓归心。郑板桥向来擅于写竹，加之清名远播，画作再特意加盖“丙辰进士”“七品官耳”“十年县令”



图1 金农梅花图 130 cm×41 cm 南京博物院藏

等闲章以彰品望，故其所绘之竹一经售出便迅速占领市场。

金农画竹不敌郑氏后，在题记中亦总结到板桥胜出的原因：

予因画竹，以竹为师，人以老文、坡公见许。又有爱而求之者，酬直之数，百倍于买竹……时兴化郑进士板桥，曾为七品官，亦擅此长。^[12]¹³⁷⁻¹³⁸

自知画竹终逊板桥后，金农遂舍竹而专攻画梅。看到郑氏因“丙辰

进士”“七品官耳”“十年县令”的加持而四方争购。

金农立效其行，如其七十五岁所绘代表佳构《梅花图》（图1），在题跋当中金农就把自己被荐鸿博科的经历“荐举博学宏词”题于画上，主动标榜，并借之彰显声望，润格随之渐昂。

“扬州繁华以盐盛。”^[13]扬州作为清代的盐运重镇，经济尤为繁荣。靠盐运迅速积累财富的盐商群体开始追求精神丰盈，逐渐雅好艺文，倾心翰墨。盐商们竟以收藏为尚，使书画需求量大大增加，一时群贤云集扬州，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要求书家不断创新求变，形成强烈的个性语言，以此来迎合盐商群体厌常喜新的审美趣味。金农既客扬州，一为满足盐商喜新

求异的审美需求，二则缘其嗜奇好古、独立拔俗之精神，力求入古而自出机杼，欲于传统之外别开生面。

早在鸿博科落第，金农过山东时就曾作《鲁中杂诗》以彰心志：“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驰骋。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14]该诗鲜明地反映出金农对王羲之书风的贬斥和对《华山庙碑》地推崇，他以无比坚定之决心大胆主张直接师法汉碑和写碑的无名书家，从而破除了历代师法名家手书的桎梏，在创作观念上取得成功。鬻扬州后，金农以《华山庙碑》为基底又大胆融入《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意趣，同时另辟蹊径借鉴印度梵文《贝叶经》弧线纵向拉长的特点，熔古铸今，终成漆书。

清代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亦有对金农漆书取径问题的论断：

冬心性情逋峭，世多以迂怪目之……晚寓扬州售书画以自给。书出入楷隶，本之《国山》及《天发神谶》两碑。^[2]²⁰²

王昶十分清晰地指出金农晚鬻扬州的漆书即出自《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关于借鉴印度梵文《贝叶经》金农自己亦有诗证：“贝叶净可写，精蓝夙有名。”^[3]⁹⁵不仅如此，在研铭当中金农还强调对《贝叶经》要精研细写、笔精墨妙：“白乳一泓，忍草一茎，细写贝叶经。水墨云山粥饭僧。”^[3]²⁴⁴由此足证，金农不循常规，潜心《贝叶经》，心摹手追，终于脱尽凡蹊，开“漆书”新境。

如金农七十二岁所作漆书《相鹤经》四屏（图2），用笔斩钉截铁如惊雷破空，点画形态一改常规，横加粗而竖减细，于是轻重反差，极具张力。更有“易”字、“时”字、“或”字、“污”字、“洲”字、“有”字、“则”字等单字，即是金农借鉴《贝叶经》梵文长掠笔调，刻意纵展撇笔，务为开张，作排山倒海之势，可谓前无古人。

在《相鹤经》四屏题跋中，金农亦自矜表示：“余年七十始作渴笔八分，汉魏人无此法也！”可见“渴笔八分”即是金农对漆书用笔的最终定名，自期迈越汉魏、冠绝古今。金农力破陈规、独标一格的艺术追



图2 金农 相鹤经四屏 191 cm×60 cm×4 私人藏

求正与喜新尚奇的盐商审美高度契合，从而卓然立足于扬州艺市，为“扬州八怪”之首。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金农早年吴门问道、壮年北上求仕、晚年扬州鬻艺的三次行迹变迁，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生活境遇的变迁，对金农的艺术创作产生深刻影响，更极大促成其“漆书”风格的蜕变。二是金农“漆书”虽然在第三次行迹中取得成功，但其早年吴门求学、壮年应征求仕的行迹都为金农“漆书”的化蛹成蝶打下深厚的学术积淀。金农的三次行迹变迁看似殊途，然于艺路确是同归。

在《相鹤经》四屏题跋中，金农亦自矜表示：“余年七十始作渴笔八分，汉魏人无此法也！”可见“渴笔八分”即是金农对漆书用笔的最终定名，自期迈越汉魏、冠绝古今。金农力破陈规、独标一格的艺术追求正与喜新尚奇的盐商审美高度契合，从而卓然立足于扬州艺市，为“扬州八怪”之首。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金农早年吴门问道、壮年北上求仕、晚年扬州鬻艺的三次行迹变迁，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生活境遇的变迁，对金农的艺术创作产

生深刻影响，更极大促成其“漆书”风格的蜕变。二是金农“漆书”虽然在第三次行迹中取得成功，但其早年吴门求学、壮年应征求仕的行迹都为金农“漆书”的化蛹成蝶打下深厚的学术积淀。金农的三次行迹变迁看似殊途，然于艺路确是同归。

参考文献：

- [1] 金农. 冬心先生集 [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1.
- [2] 张郁明. 金农年谱 [M]// 卞孝萱. 扬州八怪年谱：上.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
- [3] 金农. 金农集 [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 [4] 何焯. 义门题跋·旧本颜鲁公多宝塔 [M]// 历代书法论文续编.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431.
- [5] 厉鹗. 江上访金寿门出观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米海岳颜鲁公祠堂碑 [M]// 樊榭山房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0-41.
- [6] 张汝璇，等. 云间张氏族谱 [M]. 同治甲戌重辑本. 蔬香别墅藏本.
- [7] 蒋宝龄. 琴东野屋集：卷五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5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68.
- [8] 吴锡麒. 香叶草堂诗序 [M]// 香叶草堂诗存. 嘉庆元年刻本.
- [9] 永瑤，等. 集部三十八·别集类存目十二 [M]// 四库全书总目：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5：1683.
- [10] 佚名. 清实录：第8册 清世宗实录（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85：689-690.
- [11] 顾廷龙，傅璇琮. 请定试博学鸿词之例疏 [M]// 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79-280.
- [12] 金农. 冬心题画记 [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 [13] 黄钧宰. 金壶浪墨：卷一 盐商 [M]. 民国十五年（1926）铅印本.
- [14] 季伏昆. 金农书画集：下册 [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图538.